

德润人间 星耀教坛

——忆记曹德星先生

王如晓

在茂名教育的长河里,总有一些名字,如星辰般恒久闪耀,历经岁月淘洗,愈发清晰明亮。曹德星先生,便是这样一位镌刻在茂名教育史上,也温暖在寻常百姓心间的长者。他是深耕杏坛的名师,是引领教研的教育专家,是声情并茂的民间讲古师,更是一生向善、余热生辉的仁者。与先生相识共事的岁月,虽已远去,却在记忆里愈发温润厚重,那些散落的往事,串联起他一生为师、为范、为人的光辉足迹。

杏坛深耕: 创探求之法,领教改之风

曹德星先生,是茂名教育界公认的资深专家,一生与三尺讲台、教育教研相伴,把最赤诚的心血,都倾注给了茂名的教育事业。早年,他曾在小学及重点中学执鞭任教,以深厚的语文素养、精湛的教学技艺,赢得了一届又一届学生的爱戴,也收获了同行的敬重。后来,凭借着突出的工作实绩与卓越的教育科研能力,他被茂名市教育局委以重任,担任市教育研究室主任,扛起了引领全市中小学教育教研发展的大旗。曹先生还是一位作家,曾出版过专著,还有注音读本,在中、小学及教研岗位上工作都十分出色。

1985年至1987年,曹先生兼任茂名市第二小学(湛江地区重点小学)校长,我有幸与他成为同事,在他的麾下工作,亲耳聆听他的教诲,亲眼见证他深耕教育改革的执着与智慧。彼时的市二小,在先生的带领下,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教学改革浪潮。他扎根课堂,深入一线,仔细观察老师们的教学实践,认真梳理教学中的亮点与不足,在反复打磨、不断总结中,创立了独具特色、极具前瞻性的“三先七步探求教学法”。

这一教学法,在当时的教育界,无疑是一股清新的改革之风。《广东教育》《小学语文教师》《湖南教育》《福建教育》《上海教育出版社》等做了介绍、推荐。其核心指导思想,始终坚守以学生为主体、以教师为主导的理念,摒弃了传统课堂“填鸭式”的灌输,让学生在老师的启发引导

下,通过自主学习、独立思考、主动探求,扎实掌握基础知识,熟练习得基本技能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这一方法不止于知识的传授,更注重能力的培养:让学生在自学中练就自学能力,在分析综合的练习中锤炼逻辑思维,在思索探究中发展创新思维,真正实现了“授人以渔”的教育真谛。

“探求教学法”的课堂,脉络清晰、环环相扣,以“导、学、讲、练、评”五个环节为骨架,恪守“先导后学、先学后讲、先练后评”的原则,让课堂成为学生自主探索的乐园。而“引、读、议、讲、练、评”七个步骤,则将教学环节细化落地,让每一堂课都有方向、有路径、有实效。在那个教育改革方兴未艾的年代,这一教学法以其科学性、实用性和创新性,享誉省内外教育界,让茂名市二小一跃成为广东省乃至华南地区的教育改革先锋。因教育质量大增,吸引了大批学生前来就读,市二小成为茂名地区当之无愧的教改典型。一时间,全国各地的教育考察团纷至沓来,慕名前来学习取经。学校接待量最高时突破四万人次,教育专家,同行云集,校园里常年涌动着交流研讨的热潮。而曹德星先生,始终以谦逊平和的态度,毫无保留地分享教改经验,为茂名教育赢得了荣誉,更为全省小学教育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样本,连全国人大常委会也组团前来视察。作为民进会员后辈,我在思想上、业务上都得到了作为民进会员前辈的曹先生的悉心指点,他的言传身教,如明灯引路,让我快速成长为教学骨干,一步步走上学校管理岗位,这份知遇之恩,至今铭记于心。

河西讲古: 传市井之声,暖寻常人心

褪去教育专家的光环,曹德星先生还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茂名河西工人文化宫讲古亭里,最受市民追捧的“讲古师”。那段岁月,物质条件匮乏,市民的文娱生活单调乏味,除了偶尔的篮球比赛、扑克消遣,以及难得一见的电影,几乎没有更多的娱乐选择。听人“讲古”,

便成了市民茶余饭后最期待的乐趣,更是上班族、老人们心头的精神慰藉。

彼时,曹先生与张光、戴品德等老师,利用节假日、夜晚的休息时间,义务来到讲古亭,免费为市民讲故事。没有报酬,没有排场,只有一方小小的讲台,一颗热爱民间文化、心系百姓的真心。每到先生开讲之日,讲古亭下便早早围满了人,露天的场地里,水泥条凳本就稀少,慕名而来的市民们便三层外三层地围站着,踮脚、侧耳,生怕错过一个情节。偌大的场地里,鸦雀无声,所有人都凝神静气,沉浸在先生的故事里,无人喧哗,无人打扰,唯有先生的声音,在空气中缓缓流淌。

先生的讲古,堪称一绝。他博闻强识,满腹经纶,四大名著、《封神演义》《聊斋志异》等古典名著信手拈来,革命历史故事、战斗英雄事迹更是讲得荡气回肠。他的声音抑扬顿挫,讲到精彩处眉飞色舞,说到紧张时扣人心弦,情节环环相扣,语言生动鲜活,把一个个故事讲得栩栩如生、引人入胜,让听众如临其境、回味无穷,每每听到精彩之处,台下便响起阵阵由衷的赞叹与掌声。

我亦是先生忠实的“粉丝”,读书时、工作后,只要一有空,便会奔赴讲古亭,聆听先生的讲述。那些或传奇、或热血、或动人的故事,不仅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,更让我看到了先生平易近人、心系群众的赤子情怀。他用免费的讲古,为平凡的市井生活添上了一抹温暖的色彩,用声音传递着文化与力量,成为一代茂名人名心中难忘的青春记忆。他是一位学生回忆,在小学四年级时,曹先生带学生外出野营,利用一个下午为学生讲《难忘的战斗》故事,讲到6点多钟学生们也不肯回家。老班长和小马横渡长江送情报的故事情节,虽然过去50多年,如今依然清晰。

桑榆未晚: 怀仁者之心,暖邻里岁月

岁月流转,曹德星先生到了退休之年,随子女与孙辈迁居中山,开启了颐养天年的生活。但他始终秉持“取退心

不退”的信念,一生奉献的脚步,从未停歇。从60岁退休,到如今已是95岁高龄,三十余载光阴,他始终活跃在社区一线,把余热洒向邻里,把温暖送给他

人。在居住的小区里,先生主动担任业委会成员、当地关工委成员、校外辅导员,把社区的事、邻里的话,都当作自己的事。街坊邻里间的鸡毛蒜皮、家长里短,他耐心调解;小区里的青少年成长,他悉心帮扶;孩子们的学习难题,他细心讲解;老人们的养生困惑,他热心解答。他还常常走进小区、市少年宫,为孩子们讲革命故事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,教老人们唱歌、传授养生之道,用自己的学识与爱心,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

每日清晨与午后,总能看到先生在小区里悠然漫步的身影,他总是面带笑容,精神矍铄,和蔼可亲。在这个几千人的小区里,“曹爷爷”是孩子们最熟悉、最喜爱的长辈,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。若是有人打听先生的住处,任何一个孩子都记得先生的住址,都会热情地引路,这份发自内心的亲近与爱戴,便是对先生最好的赞誉。

如今,先生与同为95岁的爱人杨老师(原茂名市退休教师,也一生热心公益,十分支持先生的工作),相濡以沫,安享晚年。95岁的他,依旧身体硬朗,思维敏捷,谈吐清晰,时常笑着打趣自己是“90后”,还年轻着呢。这份乐观豁达、心怀大爱的人生态度,正是“仁者寿”的最好诠释。

星耀教坛,薪火相传;德润人间,风范长存。曹德星先生的一生,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,却在教育一线深耕不辍,在市井民间传递温暖,在晚年岁月发光发热。他是严谨治学的教育专家,是心系百姓的民间讲古师,是仁心仁爱的长者,更是我们一生学习的榜样。那些与先生相伴的往事,如涓涓细流,流淌在记忆深处,温润着岁月,也激励着我们,以先生为范,坚守初心,向善而行,把温暖与力量,传递给更多的人。

衷心祝愿曹德星先生福寿安康,喜乐常伴,岁月温柔,余生皆欢。

信宜市旧人民电影院的蝶变

罗本森



旧人民电影院。



现在玉都广场。

在信宜老城的记忆深处,矗立着一座承载着几代人青春与烟火的建筑——它就是旧人民电影院,后来更名为人民影剧院。如今车水马龙、繁华热闹的玉都广场,正是它当年所在的位置。一砖一瓦虽已湮没在城市更新的浪潮里,可那段与光影相伴、与岁月同行的时光,却永远留在信宜人的心底。

影院始建于1962年7月1日,最初名为人民戏院,是集开会、演戏、放映电影于一体的“三用场所”。在物质与文化生活都相对简朴的年代,这座建筑一落成,便成为县城最耀眼的文化地标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楼顶悬挂着醒目的标语,门柱装点着画像,庄重又醒目,是全城人目光汇聚的地方。无论是重要会议、文艺演出,还是胶片电影放映,这里都人头攒动,成为信宜最具人气的公共空间。八十年代中期,为适应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,影院启动改造翻新,1986年竣工重新开业,正式定名为人民影剧院。两层结构、千多个座位,观众厅两边是骑楼式,空间更规整、设施更完善,让这里一跃成为信宜最热闹、最具凝聚力的文化中心,见证着城市的发展与市民生活的变迁。

那时的人民影剧院,远不止是看电影的地方。它是城市的会堂,干部报告会、先进代表大会、劳动致富表彰大会在此召开;它是舆论的窗口,政策宣讲、形势教育、文艺汇演轮番上演;它是校园的第二课堂,各中小学常组织包场,观看爱国主义影片与励志故事;它更是市民共同的“集体客厅”,承载着日常之外的仪式感与幸福感。门口的海报栏贴满胶片电影海报,色彩虽朴素,却勾着无数人的期待;公

交车在此停靠,往人流熙熙攘攘,商贩的吆喝、行人的笑语、自行车的叮铃,交织成老城最生动的市井乐章。孩子们攥着皱巴巴的票根,踮脚挤过人群,眼里满是雀跃;大人们衣着整洁,结伴奔赴一场光影之约,把平凡日子过成值得珍藏的仪式。《卖花姑娘》通宵连映,十里八乡群众赶来观看的盛况,《泰坦尼克号》上映时市民雨夜排队购票的场景,早已成为一代人刻在心底的珍贵画面,成为信宜文化记忆里不可磨灭的片段。

灯光暗下,银幕亮起,胶片转动的沙沙声,观众的笑声与叹息声,在大厅里久久回荡。没有震撼的巨幕,没有环绕的杜比音效,却有着最纯粹的期待与感动。一张电影票,一段好故事,一场温暖相聚,把柴米油盐的日常照得格外明亮。在那个

娱乐方式单一的年代,影剧院是连接外界与心灵的窗口,是传递真善美、点燃理想与热情的舞台。人们在这里为剧中人物悲欢动容,为时代故事振奋鼓舞,在光影里看见更广阔的世界,在相聚中感受邻里温情与城市温度。

九十年代以后,随着电视普及、娱乐方式日益多元化,大众的文化消费选择不断丰富,老影院渐渐淡出人们的日常生活。放映场次减少,会议与演出也陆续迁至新的场所,曾经的喧嚣慢慢归于平静。这里位置处于城央闹市,对发展商业经济得天独厚。2007年,陪伴信宜人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影剧院正式拆除,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商业广场。机器轰鸣推倒了老旧的建筑,却推不走深深镌刻在城市肌理里的温暖记忆;砖瓦消失了,可那

些关于青春、关于相聚、关于热爱的故事,依旧在岁月里鲜活。

如今漫步玉都广场,商楼高耸,人流如织,现代化的繁华取代了当年的影剧院模样。但当人们走过这里,耳畔仿佛还能听见当年清脆的开场铃声,眼前还能浮现出海报栏前驻足的身影,影院里满座的温情。旧人民电影院,是瓌州古城的文化坐标,是岁月留下的温柔底色,是一座城的文化根脉与精神乡愁。它虽已消失,却永远活在每一位信宜人的记忆里——那是一代人的光影青春,是一座城的温暖过往,是刻在时光里的文化印记。

光影散场,记忆不散。新影剧院在瓌州择地新建,迎来另一样繁华。而旧人民电影院虽不再存在,但在老一辈人的心中永远留下一道燎原不灭的记忆和乡愁。

儿时的夏夜

陈冲

夏天已过,炎热不减。但时时有空调、电风扇等消热降温,人们的家居生活,还是惬意的。每每这时,我便想起儿时的夏夜。

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,我生活在粤西的一个小山村里。那时,我们那里的农民居住的多是低矮破旧的泥砖房,连个通风的小窗口也没有,其闷热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。(据老人们说,这些房子大都是解放前留下,当年兵荒马乱,害怕贼人入屋,所以不敢开窗。)晚上,屋里热得像蒸笼,睡在床上更像咸鱼搁在热锅里煎。兼之蚊子又多,像蜜蜂一样,嗡嗡乱叫乱撞,常常撞在人的脸上脖子上,吓得人又痛又

痒,难受极了。人们被咬得火起,忍不住双手向前用力一拍,松开手便见有好几个带血的蚊子死在掌心里。

我们家门前的空地,中间有棵高大如伞的龙眼树。吃完晚饭,母亲喂完猪鸡,刷完碗筷,大家洗过澡后,我们兄弟便把门前的空地打扫干净,再合力从家里拉出一张大草席铺在龙眼树下。那时,没有电视机,我们兄弟便在草席上纳凉玩耍。邻居四婆和她的小儿子阿有,也来作伴,颇为热闹。母亲和四婆坐在矮凳上,手里摇着一把大葵扇,有一句没一句地拉着家常。

其时四婆50多岁,慈眉善目,穿戴干净,行路说话做事总是慢悠悠的,从来没

见过她着急的样子,偶尔给我们讲讲故事。她讲故事也是轻声细语慢悠悠的,声音拉得长长的,讲到惊险处,把声音压得低低的。我们凝神屏息,也只能仅仅听见。看她的神情,好像说大声了便会惊动故事中的坏人,会走出来伤害我们。夜静悄悄的,我们更觉害怕,身体不由自主缩成一团,汗毛倒竖,身上直起鸡皮疙瘩,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。

儿时的夏天晚上,我还有一件必不可少的事要干,那就是熏蚊。吃过晚饭,夜幕降临,正是蚊子最猖獗最疯狂时。我抱上一捆干稻草回到家里,再从外面的苦楝树上折下一把带叶的树枝,待稻草燃到最

旺时,迅速把苦楝树枝盖在火堆上。这时稻草被苦楝树叶盖严了,生不起火苗,倒是闷得烟浓弥漫在屋子里。我趁势闪出门外,将大门拉得严严实实,不让一丝半点烟气跑出。蚊子最怕烟,这时被满屋的浓烟熏得晕头转向,几近窒息,纷纷掉落在地。我再次进门,把地上半死不活的蚊子扫成一堆,装进簸箕里往火堆上一搁,只听见“噼啪啪啪”一阵乱响。我知道,这是蚊子被烧爆肚子的炸响,听着有一种快感。

待到下半夜,我们从外面回到屋里,蚊子没了,天也凉了。其时,家乡的夏夜,家家户户大都是这样度过的。

怀念外婆

何志坚

不知不觉,外婆已离开我们十年有余了。最近总梦见她老人家,梦见她从轮椅上站了起来,还是如以往般乐呵呵的笑,带着我蹒跚徜徉于田垄之间。

印象中的外婆似乎从来不懂得什么是苦,总是一见我们就笑得前仰后合,就连她瘫痪的十年,三次危险期,都没见她眉头稍微皱一下,我从未见她掉过眼泪,或许她只是瞒着我们苦水自己咽。

外婆出生于清末民初,因家境极其贫寒,她很小的时候便被送到外公家做童养媳。她得外公一双被裹坏的小脚走路来颤颤巍巍的,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摔倒。特别是,她像小山样隆起的背,让我感觉她走路肯定很吃力。

听说外婆生舅舅那年难产,落下的类风湿后遗症。从那以后,她的腰再也直不起来了。可是在那个食不果腹,衣不蔽体的年代,瘦小佝偻的外婆,却用她羸弱的肩膀,及一生的勤勤恳恳,吃苦耐劳,撑起了整个家。

外婆十岁便跟着外公走南闯北,下南洋(现在的马来西亚)搞革命。外公是马来西亚的共产党员,也许是受了外公影响,外婆虽然目不识丁,却非常善良勇敢,并且乐于助人。当年生小舅舅难产的时候,并没有人在旁帮忙,外婆疼的死去活来,最后无奈外公请了卫生院的医生,历经九死一生,她还是冒着生命危险,把双脚先出的舅舅生了下来。在次都是外婆自己接生与剪脐带,身怀六甲时甚至产后三天便下地干农活,因为要养活六个孩子,外婆起早贪黑,不敢有片刻的耽误。很难想象,外婆有着怎样惊人的意志力、母爱的天性及劳动人民的坚韧勤劳。虎母无犬子,难怪外婆的孩子都是那么的出类拔萃。

外婆的手上结满了又厚又硬的老茧,这是她一生参加劳动的证明,更让她引以为傲。

不知道外婆年轻的时候到底经历了什么,但我想她一定吃了不少的苦,所以这世上没有任何的东西能把她打倒。也许正是这些苦难,磨砺了她坚强乐观的性格。

外婆十几岁便跟着外公走南闯北,下南洋(现在的马来西亚)搞革命。外公是马来西亚的共产党员,也许是受了外公影响,外婆虽然目不识丁,却非常善良勇敢,并且乐于助人。当年生小舅舅难产的时候,并没有人在旁帮忙,外婆疼的死去活来,最后无奈外公请了卫生院的医生,历经九死一生,她还是冒着生命危险,把双脚先出的舅舅生了下来。在次都是外婆自己接生与剪脐带,身怀六甲时甚至产后三天便下地干农活,因为要养活六个孩子,外婆起早贪黑,不敢有片刻的耽误。很难想象,外婆有着怎样惊人的意志力、母爱的天性及劳动人民的坚韧勤劳。虎母无犬子,难怪外婆的孩子都是那么的出类拔萃。

听母亲说,外婆小时候还受过地主婆的虐待。那时家中闹饥荒,几天没东西下肚的外婆奄奄一息,因此偷吃了地主家的花生,而遭到地主婆的毒打,还被她实施惨无人道的酷刑:用火烧屁股!外婆屁股上的伤疤一直都在,可吃尽苦头的她从来没有呻吟过半句,甚至连忧愁的神色也不曾有。总是一见我们就“嘻嘻”笑,脸总是红扑扑的,像抹了胭脂般。无论年纪多大,总感觉外婆像个羞涩的少女,更像个不倒翁,开心果,生活再苦,只要见到外婆,你都苦不起来,外婆的乐观顽强总会感染着你。

1997年时因外婆患上脑血栓与高血压,不幸中风偏瘫了,没想到这一瘫就是十几年,从此,要强的外婆,吃喝拉撒都要人伺候。

记得外婆初次发病住院,我去看望她。进了病房,只见外婆躺在那白色的病床上,人也很瘦,凹陷下去的眼睛憔悴不堪,看到我,外婆又乐呵呵地笑了,慈祥却苍白的脸上多了些光彩,她用枯瘦如柴的手握住我的手,能感觉到她粗糙的手掌所传递的爱意与温暖。医生说外婆是脑血栓,因高血压与糖尿病引起的,右脚右手都瘫痪了,外婆已经这样,还不忘关心我,问我身体是否好些,说我太瘦了,要尽量多吃点东西。那时候外婆还能说话,只是口齿已不太清晰,说得极吃力。我抓着外婆长满老茧和老人斑的枯手,想到老人家从此都不能站起来了,忽而悲从心来,忍不住泪落如雨。

我无数次梦到外婆病好了,她从轮椅上站起来,又忙前忙后地给她种的大芥菜浇水浇粪,喂猪,看到小猪崽长大一些便乐呵,听到我叫她“外婆”,立马嘴上应着极动听的“呜”一声,一瘸一拐地飞奔而来,正当我和外婆如往日般开心地聊天说笑时,原以为那个可爱善良的外婆又回来了,忽然醒来,却发现是南柯一梦,心中甚是酸楚。

外婆瘫痪的十几年,好几次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,所有人都以为要与外婆从此天人永隔时,她却又奇迹般挺过来了。她对生命的执着与热爱,真让我们这些小辈汗颜与震撼。也许只有经历过万般劫难,吃尽常人所不能吃苦之苦,才真正懂得对生命的敬畏,如外婆般拥有顽强的意志与生命力。

外婆与外公不懂现代人所谓聊聊天我的爱情,可他俩却用几十年如一日的相濡以沫,同甘共苦诠释了什么是,“生死契阔,与子成说;执子之手,与子偕老。”这才是爱的真谛。2009年,外公与外婆相继离开人世,之间相隔不到一年,外公走的时候,我们不敢告诉外婆,只说老头子去远游了。可终究是心有灵犀吧,外公走不久,外婆也跟着去了。外婆的一生是不幸的,但也是幸福的。

这么多年来,饱经沧桑,百病缠身,受尽折磨,每当感觉自己坚持不下去时,外婆乐观慈爱的笑脸总会浮现在眼前,难之余,却又浑身充满了力量。我知道,外婆并没有离去,因为她顽强乐观,吃苦耐劳的精神将长存在我们这些后人心中,成为生命

中一道永不磨灭的光!